



^ 16
2802
11



2802
11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存化書堂記

襲封衍聖公孔君彥縉作堂盛積古今書名曰存化書堂蓋取過化存神之語以景慕先聖之至德且以自勵云爾正統辛酉春予至闕里謁先聖退遂登其堂君告予以名堂之意如前所云者且求為之記予惟先聖存神過化之至德豈易知哉在當時顏氏知之魯氏知之其次惟端木氏幾足以知之及子思

十九年
六月六日

孟軻氏沒涉秦歷漢魏晉宋齊梁隋唐之季知者寥寥焉罕見其人至周程張朱四子者作始克探先聖之至德于千載之上而繼孟氏百世既絕之知而朱子猶謂其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顧予何所知而敢記斯堂乎雖然嘗謂先聖遺經以及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之言而竊求先聖身心之實矣則其至德或可彷彿其一二乎蓋先聖之心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但其寂然不動之時初無聲臭可聞無涯涘可測此其所存者神與先聖之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形雖與人同而踐形盡性則非人所及故其身示至教如天之垂象凡所經歷威儀辭氣所接卽群動無不孚格變易此其所過者化與夫先聖之至德如是而若以之名堂真知所景慕哉然先聖之至德非獨先聖有之乃天下萬世所公有者也况君以神明之胄亦旣知景慕矣所謂自勵者其可忽乎居是堂讀是書存是心脩是身加之以篤信持久不息之功將見周程張朱氏之知者不在乎他姓矣

山東按察司題名記

古者職風紀司諫諍各有其官我皇明有天下準

酌古今定立官制乃罷諫官而以言責付之風紀凡
任御史按察者于百司之邪正廢獄之寃疑既得扶
抑而伸理之至于國家小大之政生民休戚之情又
得條陳其得失而疏通其壅蔽是其關係治道之大
類非他比故自 祖宗以來著令選任風紀必于端
人正士通儒術識大體者取之而雜進之才弗得以
廁其間列聖重光咸用茲道今 皇上祇若成憲爰
自臨御之初卽簡飭內外憲臣使各脩其職繼命儒
臣考定憲綱成書頒布風紀諸司俾遵行之由是紀
綱以之大振庶政爲之感新正統元年夏予自內臺
來僉山東憲事又三年爲正統四年金谿王公裕亦
由御史陞秩憲副嘗與予論風紀之重如前所云者
將刻今按察諸公之名于石仍虛其次以俟後來之
爲是職者并刻焉且屬予記其事嘗觀司馬公之記
諫院題名也謂後世將指其名而議其忠詐曲直有
可懼者今之選任按察旣爲國家所重所謂扶正抑
邪洗寃澤物論天下之事廣視聽之公關係治道之
大又非特諫諍之一事而其列名茲石也後之人亦
將歷指而議之曰某也賢而舉其職某也否而瘞其
官是其可懼殆有甚于司馬公之所言者矣然則凡

我風紀君子其可不自重也夫其可不自慎也夫

沂濱書舍記

沂舊魯城南水也卽曾點所謂浴乎沂者水源出平地流而爲溪渟洄曲折其冽潔清可遊可浴可酌可飲蓋魯地之佳水也曲阜令孔君公堂作室于其濱盛積古今書于中每政暇必出游游必于是至則水在庭戶清泠之聲以潔其耳澄虛之色以潔其目瑩徹之光以潔其心取卷左右俯而讀仰而思天地四時陰陽變化之理古今萬物貞常不息之道以至上及邃古禮樂刑政人物世道因革得失賢否升降之由靡不博之于書約之于心去其非取其是以爲脩己治人之資是則沂濱之舍豈徒爲觀游宴佚作哉孔君孔聖裔也必不私其所得安得春和景明時尋其室于清沂之濱讀其書求其志又相與樂古人之樂于千載之上

約齋記

約有守約處約以約之不同以約者不自放云耳處約者安儉素也守約則會萬爲一以一應萬聖賢傳道之器在焉曾子孟子是也山西右布政使楊公嘗治齋居以約名之公自少時砥礪名節以詩經登進

士第給事黃門繼爲廷臣推薦陞山西叅政三轉而爲今職言乎處約公已宦達矣言乎以約公歷官旣久蒞事滋慎言乎守約公山明經發迹固嘗挹劬劬之遺風于三者之義何耶邪竊思之公之名齋殆將兼之也恒人之處寒素或不能安履其常而志饗外物者有焉公自爲士子確乎不易其操于衆人之營營者無以動其念非能處約之久者乎自筮仕以至大官謹致其操施而不放非以約者能無失乎二者是固然矣獨惟守約者曾子以是求諸身孟軻氏以是脩于已施于人公旣挹劬劬之遺風寧不知探其闕而發其微乎明會萬爲一以一應萬之妙謹脩其身于以著而爲忠貞之節形而爲旬化之政施之無徃不可俾大賢事業倬然見于數千載之下則劬劬之風豈徒挹之云乎哉若然則彼二者特守約中之一事耳予故曰公之名齋殆將兼之也

唐文學館學士畫像記

四川太叅楊公伯玉家藏唐杜如晦以下十八人畫像一卷各著官爵姓字里居與夫賜品服年歲并題贊于其左蓋太宗爲天策上將時文學館十八學士也當高祖武德四年太宗以四方寇亂漸近削平意

嚮儒術故置是館于宮側以杜如晦于志寧蘇勗薛
收蓋文達薛元徹房玄齡李守素顏相時蘇世長虞
世南孔穎達姚思廉褚亮蔡允恭陸德明李元道許
敬宗十八人并以本官爲學士收卒後以劉季孫補
之且命爲畫像題贊藏之書府卽世所謂十八學士
登瀛洲者是也夫瀛洲異書以爲海中之洲非仙者
莫能到世以得學士之列者若登仙然當時後世孰
不企慕之哉夷考諸人始終行事或以相業稱或以
經術顯或以忠直著節或以清白砥操與夫文學之
長字畫之能雖其賢才有大小之分然皆不失爲士
之行可謂無愧于登瀛之喻矣獨恨一許敬宗後來
以奸言誤主貽禍宗社生靈爲唐室之巨賊大蠹而亦
得以與此清列何耶且太宗英主也自以十八人者
極一時之選矣而猶不能察敬宗之奸邪知人之難
固如是哉後之人但知循襲舊迹以敬宗與諸君子
並爲圖像而品題之然邪正不分賢否同譽何以示
教謂宜作此像者當削去敬宗官稱題贊直以名目
之而諸君子之像贊官爵自仍其舊庶幾觀者有所
感激懲勸亦世教之一助也

永思堂記

人子生于親之膝下方其幼也其親出入顧復惟恐
驚之癩之饑之渴之蓋未嘗頃臆忘其子之身而欲
其安也及少長也其親誨諭諄悉示之以孝弟忠信
之道陶之以詩書禮樂之方未嘗一念忘教其子而
欲其入于善也逮其成立處于鄉則欲其子以賢行
自著仕于官則欲其子以忠廉自脩是其親之心又
曷嘗一日忘愛其子而欲其始終有所成就哉親之
思如是故其浚世雖遠人子之喘息呼吸即親之遺
氣人子之身體髮膚即親之遺體則所以追念其親
之撫摩保愛教誨期頤之恩而惻愴悲思之情出于
中心之誠自不能忘于一息之間與子之身相為始
終者是乃天理民彝之至非山外獮也詩人所謂永
言孝思者殆以是歟楊君伯玉江西瑞之高安人也
自在鄉里時已失怙恃每撫遺體感遺氣而追念其
二親撫摩愛誨期頤之恩泫然憂悲不能自已因取
詩人永思之言以名其所居之堂其後伯玉登進士
第爲御史爲按察僉事累官至四川叅議所至官舍
必寓以永思之名所謂惻愴悲思之情出于中心之
誠無間于一息與吾身爲終始是乃天理民彝之至
者伯玉白首不渝焉其可謂能踐永思之孝者已伯

玉兩任風紀荷國家推恩皆得贈其親之官如已之
秩榮賁泉壤光勳里閭伯玉又足以遂永思之情矣
今忝議九年秩滿前後居顯官者三十年所至必舉
其職而無纖毫之玷是皆自永思之孝擴而爲事上
之忠既忠且孝有子如伯玉雖其二親亦可無憾于
九原而是堂之名亦將傳之永久矣于是乎書

蒲州重脩廟學記

蒲州廟學得州治東南爽塏之地爰自 皇明混一
寰區武功旣偃文治誕興而廟學實肇建焉今歲月
寢久大成殿以及兩廡門宇厨庫棟楹梁楠蓋瓦級

甃丹堊圻鏝悉有腐撓穿漏漫漶缺落之處殿之規
制亦迫于庫隘每春秋釋奠鼎鉶豆籩几案羅列前
後稠匝周旋執事殆不可容薦裸興俯不中法式行
禮者病焉咸寧張公蕙初以鄉進士累官節判是州
未幾民皆安其政之良適州缺守吏民則相率狀其
績于 朝遂就陞知州事念廟學實國家崇建教道
人才所自出關係甚大一州之政宜莫先焉爲郡而
不此之急其何以仰副 國家崇重之意卽謀諸寮
佐量功度費鳩工取材以訓科辛致老人王景敘董
其役廣大成殿爲間者五東西廡門宇厨庫悉易其

木瓦腐折破壞者丹堊朽鏝之弗飾者新之作始于
正統十二年二月訖功于七月百需之出公處之有
方民不知費而廟宇落成又視師生堂齋退息庖藏
之舍有敝漏者有狹小者將次第完脩而改作之郡
博張璠司訓杜翀柳儀以書來求爲記其事竊觀春
秋凡用民力雖時且制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當時
魯僖公嘗脩泮宮矣而不經見者以學校爲政之先
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今郡守張公新理廟學而且
民不告勞其知爲政之先務者與昔之爲吏者類皆
以簿書期會爲急于教道人才漫不加省甚至崇廟
貌以徼福于淫昏之鬼侈私居以肆志乎宴安之樂
視公之政爲何如公他政之善尤多于此見其大者
云

遊草堂記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僉都御史李匡約予泊大
理少卿張固監察御史羅俊同爲草堂之游草堂乃
唐杜甫子美避地蜀中時裴冕爲作于浣花溪者子
美詩所謂萬里橋西一草堂是也當時之草堂廢已
久矣而後世作堂以象之者則累累不廢焉至蜀獻
王崇尚子美之忠賢一新其堂且刻子美蜀中諸詩

于板以示景行前哲之意每歲時良辰勝日蜀之衣冠士庶與夫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皆知草堂之名而出游其地人物車馬雜遝道路至填溢草堂不能容由是草堂遂爲蜀中之勝跡雖朝之縉紳大夫有事于蜀者亦必至其地焉予與李張羅四人者皆以事在蜀旣爲斯約是日早出中和門度萬里橋循錦江西上時霜降水落江流之湍急鏗鳴金石者有以清人之耳其洄澤之澄碧涵虛者有以清人之目與凡近岸之踈篁折葦遠波之浴鳧飛鷺皆足以娛心意而供出游之觀西行可五六里有橋曰遇仙過橋有

宮曰青羊乃道家者言老子降于蜀青羊肆云後人因卽其地以爲宮宮西行約一里過溪橋有曰草堂寺者蓋因子美之草堂而得名也寺西行僅半里門扁曰杜工部祠以子美嘗爲工部卽故以是扁其祠云入門有堂三間以奉子美之神後有中堂三間以爲游者宴息之所最末有堂三間覆之以茅蓋象子美當時之草堂也予四人者相與觀子美詩刻中有所謂雪嶺錦江者蓋皆在今草堂之西南然江山雖如故而詩中所詠當時之物蓋有不同者矣方徘徊間四川藩臬都闡諸公皆至具小酌中堂有絲竹之

聲以侑酒焉酒半而起還過青羊宮復留小酌至暮
而歸予惟子美草堂不過江村一陋室耳今去唐垂
千餘年當時之草堂已化爲塵土而荆榛矣後世作
堂以象之者年愈久而名愈新是豈徒以子美詩之
工而凌跨古今冠絕百世哉蓋唐至中葉爲女子小
人盡惑君心竊弄權柄紀綱大壞逆賊橫發黃屋出
奔四海潰亂其人臣平日載高位食厚祿號爲親信
而近幸者率多頽頽賊庭受其僞職子美在當時一
布衣耳亦嘗陷賊中乃挺然無所污其視失節之臣
已不啻麟鳳之與犬豕矣及其拔賊中赴行在肅宗
拜拾遺未幾竟以直言去官乃客秦州入隴蜀遂寓
居草堂適嚴武鎮蜀奏爲檢校工部員外郎或去或
來不離草堂者僅五載焉夷考子美平日所作諸詩
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道路顛顛凍餓之餘其忠
君一念炯然不忘故其發而爲詩也多傷時悼亂痛
切危苦之詞憂國愛民至誠惻愴之意千載之下讀
之者尚能使之憤懣而流涕感慕而興起則于美之
忠終始不渝又如此非特不污賊中之一節爲然也
夫忠在人心乃天理民彝萬世之所同故後世慕子
美之忠則慕其爲人慕其爲人則併慕其所居之室

此子美之草堂所以屢興不廢而名亦長存也且自
子美草堂以來以全蜀之盛歷代之豪族富家高甍
巨棟歌臺舞榭蔽雲日而出風雨者不知其幾萬億
室也今皆消滅泯盡寂無名稱獨子美區區一草堂
而爲後世之所景慕興葺游觀愛賞之不忘名將與
天地相爲悠久孔子所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子
美殆近之與嘗讀子美詩有所謂百花潭者今訪諸
草堂之側無此潭豈歲久而湮塞歟獨浣花溪在今
草堂東北卽青羊宮西來所過橋下溪是也時同游
者布政使張惠按察使茅淮揚僉事劉福都指揮李
榮周貴燕恭潘臬都闈共六人其餘文武將吏甚衆
不能悉書

榮養堂記

榮養堂者劉君崇善養親之堂也劉君爲監察御史
時凡任京職者皆得分其在官之俸于故鄉以養親
劉君遂如例分俸于閩之建安以爲二親之養人皆
以此俸朝廷之賜而劉君之二親乃得月受之官廩
以饗其賜榮莫大焉故名其二親所居之堂曰榮養
中外士大夫之能爲文辭者咸作序記詩歌以美之
聯爲巨帙焉景泰元年冬予以事在蜀劉君適自御

史陞四川按察僉事間以其帙求爲之記予惟人子
難得者其慶尤難得者以其祿逮養也故曾子有曰
吾及親社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豈
非以人子得祿逮養者尤爲難乎劉君種學績文旣
取進士高第始仕卽得美官身旣顯榮其二親皆安
好無恙遂分俸以養其親旣其慶而又得祿以逮養
人子之難得者劉君得之有曾子之樂無曾子之悲
者其惟劉君乎其御史秩滿復荷 國家舉推恩之
典封其父如劉君之秩封其母孺人榮名命服皆朝
廷之賜而劉君二親身被其賜又豈非榮養之尤大
者歟劉君今復陞秩僉事自是以往沐朝廷之寵錫
方源源而未已其所以榮養其親者又可量乎雖然
劉君得祿秩以榮養其親者皆由于秉公忠勵清白
以盡臣節也使臣節有一之未盡則雖得祿秩以榮
養其親人將議以爲幸而致雖親之心亦有不妥者
矣劉君尚益勉其臣之節而無所不盡則其榮養其
親者不惟有以厭服于人心之心亦有以安慰其親之
心是堂之名將傳之永久而榮其親于無窮矣

澹庵記

澹庵者楊君伯玉退居之所也伯玉發身科第爲監

察御史爲按察僉事累官至叅議踐歷顯要者三十餘年官榮祿厚所欲可求請悉世味也多其非澹也明矣而以是名庵何耶蓋澹者寡欲之謂也伯玉爲士子時已自以澹名庵而自勵其學迄今通顯所至官舍必寓以是名而不易其志誠以士君子立心之要莫要于澹而寡欲也寡欲則世味焉得以移易其志哉且貴顯富厚聲色滋味皆世味之可嗜者也古之君子貴于時富于時雖勢足以備所聽之聲窮所視之色厭所嗜之味而莫不饗之有節用之有制不爲富貴聲色滋味之所淫溺者澹而寡欲也使一有所欲則凡世味皆得以淫溺之天理滅人心泯將無以自立于世矣此伯玉以澹名庵者實君子立心之要也伯玉起居出入每顧名思義而自警于心故其官榮矣恒以冲泊自守不知其爲榮祿厚矣恒以簡薄自奉不知其爲厚所欲可求而遂也于聲色滋味之不可無者亦屬厭而已未嘗窮于欲也伯玉之立心于澹者如此凡世味皆不得以淫溺之其殆可以追蹤于古之君子歟雖然澹而寡欲固可尚誠能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進于君子一等矣會當游伯玉之庵尚論濂溪之至教

慙庵記

慙庵者僉都御史王公退居之室名也公賦性正直剛毅無絲毫詭隨人意自其爲給事時值國運中否奸邪柄政公首率諸同官具章疏廷論其蠱政誤國之罪時有與奸邪爲黨者不平其言從旁沮止其論奏公勃然奮其忠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萬口稱快而積憤消衆正和應而公道復而公之名遂以聞于天下今 聖天子登大寶之初賢公之爲首自給事擢陞今職適虜寇入犯京師遂命公董師以禦之公卽戎服鞭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部伍行陣應時整肅將帥協謀士卒思奮乃出奇折虜寇之鋒而奪其氣虜旣奔北因驅逐盡境而還京師旣解嚴而遠邇遂以寧謐夫以公之聰敏機辨過人百千等而有爲之才著于朝廷著于軍旅者卓卓如此而乃以慙名庵何邪蓋直者正道也曲者邪道也慙實直之別名也昔漢武帝以汲黯面折其過乃以慙目之世因以慙爲愚慙之稱失其義矣於乎使漢廷之臣皆如黯之慙必能以直道輔其君而武帝之治其庶幾乎惜乎直者易踈和者易親曲學阿世子乃至大用而黯卒不得親幸遂使武帝之政多疵議也且

公之擊奸黨折虜寇保京師安遠邇皆由其慤直之氣發于中而施于外者無所屈撓也以是名庵不亦宜乎公今董東南之漕運且巡撫淮甸固爲當時之急務重任竊以謂朝廷者天下之本今 聖天子方舉群直以收太平之功行見不日還公于朝又將以其直氣正道輔成治效則其豐功偉烈不但如前日所就而已若然則益有以稱慤庵之名矣瑄雖孱懦亦嘗慕直道而行者他日倘得游公之庵尚當學公之慤而請教焉

忠勤堂記

秉盡已之心謂之忠劾匪懈之勞謂之勤忠勤者人臣事君之大道也自古以來股肱之良勳戚之賢曷嘗不篤此道以建名節于當時垂休光于後世哉駙馬都尉趙公昔在 太宗文皇帝朝以世臣子弟有才行被選擇尚 太祖高皇帝之賢主歷事五朝逮今垂五十年或奉朝謁于左右或持使節于四方盡心劬勞忠勤之行始終如一曰遂得以親賢簡在列聖之心受命奉行南京 陵廟祀事且兼掌都督府戎政前年北虜入寇 太上皇親征公上章願奮忠効節以殄除醜類奉迎鑾輿靖安邊境今 皇上

若曰小狄跳梁行且電掃矣南京 祖宗陵廟所在
爲根本重地駙馬都尉旣奉祀事且兼掌戎政豈可
又以邊事勞其行遂不允其請特降璽書使仍理舊
事復以忠勤之辭褒其意公旣拜命于廷乃取璽書
忠勤字大書揭于所居之堂于以丕昭 皇上褒諭
之恩且于其朝夕俯瞻敬止之間有以接于目警于
心而勉其臣道之當爲余嘗登其堂公仰視大書而
語其故因請爲之記余惟公之勉盡忠勤者垂五十
年其聞譽固已表著于邦家今茲璽書褒諭之詞蓋
卽其實以命之公則拜寵光而增懼揭堂名而加勉
其忠勤之節彌久而彌堅者又可量乎公戚里富貴
人也乃能脫去凡近之習卓然以臣節始終自砥礪
豈非聞古昔股肱之良勲戚之賢能篤于忠勤者而
興起乎其建名節于當時垂休光于後世固有所在
矣公尚益勉之夫是堂也其內之懷題棟宇高麗深
廣可以肆几席而陳樽俎外之奇花異木紛葩羅列
可以娛觀視而供翫賞余皆不書獨記其名堂之大
者以爲公勉盡臣道之助云

雙柱堂記

桂佳木也而秋芳其花黃可愛其香清而尤宜遠聞

近世之士子薦名秋闈者徃徃以折桂喻其一時之榮亦楚辭采菊紉蘭之義也寧陽王大經王大縉兄弟皆登山東景泰庚午科鄉貢進士因以雙桂名其書室之軒間求爲之記大經大縉之尊府嘗與先君子爲同官今爲順天府尹大經其第三子大縉其第四子也京尹公之先世多有積德乃大發于京尹公自科目進身亟踐通顯教行于家諸子蒙詩書仁義之澤而講貫漸磨者有年由是大經大縉兄弟一舉而接武鄉闈在他人不啻足矣而大經兄弟乃以雙桂名軒者蓋以謂吾之兄弟已得者固若折秋桂之聯芳然豈可以是自足哉方將退脩于是軒之中于家庭之教已知者愈精其知已能者愈習其能深翫潛索之久強勉力踐之篤必使詩書仁義之道渾融于一心散見于行實宜著乎文章則他日禮闈之試大廷之對亦惟攄發吾之素蘊以應之不惟掇高科若升階之易亦將有服庶官措之事業大有可觀者矣若然則大經兄弟向之接武鄉闈者又將齊名天下而雙桂名軒之實亦可垂之無窮豈但若世之折秋榮而誇耀于一時者之可比哉是爲記

唐陸宣公廟記

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所以成翊戴弘濟之大功者
累有其人至于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爲先論事以
行義爲急隱然有王佐之才者余于中唐獨得一人
焉陸宣公敬輿是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
忠盡以籌畫機宜代王言以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
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造唐室之功居多是皆
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共知余置不論獨推公有王
佐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正君行義爲本自漢以
來爲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才政事故
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于王道獨公
之告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二不信則言
莫之行誠信之道不可以斯頃去身必慎守而力行
之又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
則枝幹凋悴而根柢蹙拔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
心必正知財利不可厚歛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
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于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
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卽有忠州之行而卒
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相曰房杜姚宋
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能用其言
三代之治可待豈復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善論

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否而高下之也史載公蘇州嘉興人卽今之嘉興府城北有公遺廟世傳以爲公之故宅前代碑誌備載其事景泰二年知府事江西舒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節著于當時奏議行于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祭饗宜量給官錢脩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勵臣節詔從其請又二年爲景泰四年舒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余惟世之爲守者類以督辦爲能而于世教風化所關者漠不留意獨舒君卓然以表忠勵俗爲急乃論奏公之事蹟于朝舉久缺之文以秩登祀典廟貌益崇血食不泯其所以爲天下後世人臣盡忠盡節之勸而有補于世教風化甚大是不可不記也遂具述其事俾刻之石使千萬世知崇舉公祀以樹風教于無窮者自我 天朝始

寧州重脩廟學記

聖朝建內外廟學所以崇聖道養賢才以臻治道之隆天下之政未有重而光于此者是以 列聖相承莫不申重其事寧州爲陝右之名郡郡之廟學營建旣多歷年漸至敝漏亦有屋宇當建而缺于始作者前有司類多務因循而莫之重學政因而弗飭今知

州事山東黃縣劉謙發身鄉舉歷官來蒞是州進謁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周視兩廡神宇學舍俱桷棟楹甍瓦腐壞風雨穿漏無以揭虔事神考業育才大懼不能仰副 列聖申重廟學之意乃先作大成殿次及兩廡又次大成靈星門易瓦木而完新之規制悉有加于前神庠神厨宰牲房亦皆事神之宇不可緩者悉加新理焉明倫堂後堂東西齋生徒退脩之室或仍或增俱作于廟宇既完之後其所需瓦木丹漆鐵石百物及工匠役夫皆處之有法既儲積有素又取之在官不歛一物于民而妨其業始工于天

順元年三月畢工于次年四月由是廟學屋宇靡不周備司訓甯鐸乃其其興工竣事之本末專人走于餘里來求文將鑿諸石以垂後夫以國家建廟學有關於治道重且急如彼劉守乃能知所重而篤意脩建之功如此固可書已而為師為生徒者亦豈可不因是感發而各知其所當務哉後知隆治道必本于養賢才養賢才必本于崇聖道則為師者必當以道率人為生徒者必當以道治已教以道立才以道成推之于用斯道之澤無往不被庶幾有補于治道而上不負國家建立廟學之意亦于劉守興學之政有

辭云

華州重脩廟學記

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備于聖人吾夫子爲出類拔萃之聖孟子推其功賢于堯舜故以王者之禮通祀于天下學校所以崇聖道育賢才開太平也我天朝列聖相承以道治天下稽古王政尤重學校之教所在郡縣廟學旣宏大其初建之規或有久而弗飭者俾有可以時葺脩務崇祀育才成底其實今陝西之華州爲關右大郡其廟學之建歷歲滋久棟櫺瓦甃侵凌于風雨率多敝漏今西安府知府西蜀閬中楊勝賢發身太學前五年來知是州進謁次成殿退視學舍誤有弗飭如前所云者大懼學政之墜弛遂謀諸同知李瑞儲材川集工匠先徹廟宇木瓦腐壞者易之以新好次及兩廡俱葺理之棟櫺椽桷蓋瓦級甃悉壯固于前時丹雘墁朽之飾輝煌完堅又命工畫歷代從祀諸賢像于廡壁以及奉神之厨庫器用靡不完具天順元年仍改作明倫堂齋房會食堂士子退脩之室由是廟貌尊嚴士習有所俎豆絃誦之風延及州里學正張玄乃進諸生而告之曰楊公先知是州時祇承國家崇重學政之典克脩廟學成底

完新今楊公雖陞知大府是不可以其去而無所記
述以沒其善乃具其事遣人來求文于予將刻之石
予惟大莫大于道吾夫子備是道爲賢于堯舜之聖
我一朝以道治天下崇重夫子之道俾通祀于內外
學校蓋欲以道育賢才而資世用也楊守旣知興學
爲重而爲師爲士子者其可不知所重乎則爲師者
必當以道率人爲士子者必當以道自勵講是道求
是道士子之戴進于明時者咸以道忠乎國而愛乎
民或至裨大化建大節亦卓然惟道之與歸斯學政
大有實效而于楊守興學之功亦有辭焉

讀易軒記

四川榮縣龔生文淵嗜學好易因取朱子警學贊首
讀易二字名其書室之軒求爲之記予惟讀易之法
朱子之贊備矣尚奚待予言請始述所聞爲文淵勗
夫畫前之易奇偶之未形者也伏羲之易奇偶之已
形者今先天圖是也自圖隱于異學千百年世之讀
易者但知自乾坤以下六十四卦文王之彖周公之
爻辭孔子之十翼而已而于伏羲先天之易則莫之
聞焉至宋希夷陳氏始以幾圖授穆脩脩授李之才
之才授康節邵子邵子乃大爲之發揮然後知文王

周公孔子之辭皆本于先天之畫由是易之本原復明而朱子本義亦明乎此而已若程子之傳雖未及乎先天之畫而義理精深包括廣大朱子所謂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誠皆永著常式彌億萬年也文淵誠能肅容端席于斯軒之下深探畫前伏羲之易熟玩周孔之辭精究程朱氏之傳義又必以朱子之贊實體之于身心則于讀易之法彼此交盡庶乎有得矣文淵其勉之

平陽府儒學重脩記

平陽爲山右之大都統屬三十有五而郡學實人才風化之所自出爲吏屬之所觀法爲郡之政固非一端宜莫先于學政今姜守德政三衢名家子蚤游太學出令上元上元爲應天劇邑素稱難治姜守歷職九載事無不舉遂陞禮部郎官又三年陞知是府蒞任之初進謁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庭退見神厨學舍率多敝陋及有屋宇當立而未備者因志諸心及半載間值時豐人和乃區畫埏埴之具斲削之材以及礪艘百需旣合矣于是就工先作神厨次作明倫堂作學門以及師生宅居退室繚垣道途靡不平整平直又表頰宮之扁覆以重屋始事于天順五年二月

凡五閱月而工訖學舍爲之鼎然一新郡博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余惟道之大原出于天若古唐虞三代之教學雖名有不同而皆本于道蓋道之明卽人倫之明考諸載籍可見矣自孟軻氏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氏曾思之道不傳歷漢唐以來間亦設學立經置師弟子員然道旣鬱而不傳而其所以爲教爲學者徒矻矻于訓詁名物口耳枝葉之淺陋甚至雜于異端惑于功利汨于百家衆技之偏曲支離雖有臨雍拜老增廣生員如漢唐之盛亦不過侈當時之觀美卒莫能究大道之歸而復隆古明道明倫之盛至宋河南二程夫子出始有以接千載不傳之統于是發明性卽理也以見道之大原出于天表章大學中庸明古人爲學之次第造道之闡奧以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雖多亦奚以爲周子以剛柔善惡中焉而已矣論爲師之道張子教人必欲變化氣質復天地之性至朱子會萃周張程子之學以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魯鄒之道註釋四書爲講學之本又集小學爲大學之根基以及詩易既有傳義諸經亦發其大旨資治通鑑綱目則理一天人義兼巨細由是教人之法大備雖所入之途各異

而其要歸皆本于明道明倫如唐虞三代之教然當時講論極爲明備而乃屢爲狂言所阨竟莫能施其教于學政達其道于天下逮我 皇明統一萬方道隆千古內建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而師弟子之所講習小學四書諸經史之義理皆本于周程張朱之說以求堯舜以來千古聖賢之道而前季訓詁詞章異端功利偏曲支離諸說皆不得淆雜乎其真由是濬洛關閩之學得以備施于學政盛行于天下而大有以復古昔明道明倫之盛今平陽郡學人才風化所關姜守知爲政之先務而新理之事神育才咸存其所爲師爲生徒者其必仰思朝廷建學之意篤志講明正學而無怠廢幾人才所出有實用而風化之美亦延及于支屬所謂明道明倫者將不爲虛語斯于姜守之興學與有稱焉于是乎書

陵川縣廟學重脩記

陵川爲澤州屬縣廟學自我 皇明定天下旣規建置逮今歷年旣久大成殿兩廡櫺星門以及堂齋諸屋宇皆穿剝弗治事神育才咸適其宜知縣事任通發身鄉舉蒞任之初謁廟視學大懼學政不脩乃謀及僚佐以農隙時斧斤山木闢墮瓦甃與凡作屋之

不可無者悉具焉乃新大成殿新兩廡新靈星門次及明倫堂東西齋皆新之棟楠覆瓦栲鑿丹碧之飾壯固光彩巍然煥然皆有加于前時以至神庫牲房與士子會食退脩諸室悉皆增葺始工于天順元年二月訖于是年九月教諭張瑄訓導郭堅陳祐乃具興工竣事之蹟因進士張瓚來求記將刻石以示永久余惟教學乃爲治之本自唐虞有司徒典樂之官以職教事至夏商周學政寔備于時有小學大學教人之序灑掃應對六藝三綱八目爲教人之條要其歸則在乎知性分之固有盡職分之當爲而已漢唐

歷代以來雖或亦有學校求其如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則寥寥焉蓋唐虞三代之時聖道大明故教人有其本自孟子沒道既不傳故教法失其實至宋二程朱子既有以接孟氏之傳乃深探隆古教人之法必由小學大學語孟中庸以達夫六經之蘊奧其歸亦在乎知其性分之固有盡職分之當爲其爲說雖明值時杳鑿而三君子之道竟不得大行于學政逮我皇明當文運大隆于是內外建學而教人之法一本于程朱氏之說由是教人之法大有以復古道是豈漢唐歷代建學之可擬哉今任尹大新廟學于事神

既竭其皮而士子之游于斯者必循序以進其學以求知其性分之所固有以盡職分之所當爲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俾大節卓然炳然斯于國家建學爲有實效焉于是乎書

大寧縣儒學重脩記

大寧縣在漢時爲北屈縣屬河東郡今爲隰州屬邑其地僻在河山之間土皆磽瘠戶僅十里前之爲邑者惟租賦簿書期會是急漫不留意于學政以故學舍歲久侵凌于風雨悉皆穿漏圯壞且無士子退室而師因以弛其教士因以荒于嬉大無以副國家

崇教之意天順三年二月知縣王溥主簿梁宏乃儲積材木用度既具遂集匠役卽學徹諸屋之敝者大而新之堂凡若干楹齋凡若干楹皆高敞宏廣可以考業其中是年四月適山西右叅政楊璿行屬至縣謁廟又命重脩靈星門學門及作士子退室三十間廩宇十八間學舍大小由是悉皆完整訓導劉翽具其興後訖事木末來求文刻石以記之余惟唐虞三代之學其盛不可尚矣自洙泗鄒孟之教微而道失其傳至暴秦焚儒書禁儒語殄儒生儒教旣廢秦隨以亾雖漢興數十年猶以黃老爲治而于唐虞三代

之學政莫之興舉武帝雖曰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置
博士弟子員而無其本明帝唐太宗養老立學之具
雖可觀而無其實至宋道學諸君子講明隆古教人
之法雖極詳備而不得行于當時是蓋將有待也洪
惟天朝列聖相承建極于上立學于下自京師延
及遐壤絃誦之聲相聞學政之本末具舉蓋將遠追
隆古彼漢唐之侈虛文者奚足比擬哉今大寧雖極
僻陋而學校教法與通都大邑無以異其學舍未備
與敝漏者大忝既有以成其後縣僚又有以成其前
將見教有成法而可副國家崇學之意矣是可書也
于是乎書

一樂堂記

陝西清水縣儒學教諭廣文李生景平陽解州安邑
人其中鄉舉依親讀書時嘗來河津從余講學及之
官清水之二年爲天順六年乃以書來曰景迎父母
就養且有兄弟來隨侍因于官舍中闢一堂爲奉親
之所取孟子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之言因以
一樂名其堂乞記其事將以自警焉余觀孟子又曰
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樂也得天下之英才而
教育之三樂也先儒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于天一

係于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今李生于
可以自致及係于人之樂皆不敢自居獨以父母俱
存兄弟無故之一樂名堂者何哉蓋彼二樂者皆聖
賢之極致故不敢自居惟此一樂幸而得于天安得
不以之名堂哉然李生既以是名堂必當盡其實以
稱其名可也其事親則必以古君子自期先意承顏
左右就養不但養其口體又必養其心志而論之于
道焉其于兄弟且敬且愛必思父母之子重于己之
子不以妻子之言而有間不以財利之私而有爭期
于詩所謂宜兄宜弟焉夫如是則于堂之名庶乎有
實以稱之矣雖然彼二樂者固爲聖賢之極致而李
生不敢自居然二希賢賢希聖亦學者分內事也李
生其必用力于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克己之目朝
斯夕斯而勿怠則私可克而禮可復庶幾乎仰不愧
俯不怍之樂矣李生教育一邑之俊秀其必以所學
之正推以淑之俾循小學大學之序以及乎論孟中
庸六經與凡聖賢之書必涵養本原思索義理篤于
實行各因其資質之高下使循循勉勉不已則士子
中豈無可與進于道者乎若然則雖于得天下之英
才而教育之之樂不敢望亦知所從事矣然余又有

說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天倫之可樂使李生不能自致于克己之功教人之方則心德有未脩師道有未立將貽誚于時而父母兄弟之心亦將戚戚然不寧抑何以樂斯堂之樂哉是以余因李生以一樂名堂并舉三樂以告之俾知所警而自廣焉

雙桂堂記

山西憲副定興李文英之長子翹鳳次于鳴鳳俱以習舉子業同中天順三年順天府鄉榜復家居以俟禮闈大廷之試文英因作堂名曰雙桂俾二子居以日進其業天順六年冬十一月文英調陝西憲副

道過余于河汾因語以名堂之意且求爲之記余惟桂乃木之美者也文英以雙桂名堂蓋以比二子欲其盡知行之功以美于身耳夫人爲萬物之靈誠欲盡知行之功以美其身亦惟求諸經與大學語孟中庸以及濂洛關閩聖賢之書所載大訓格言學問思辯致知格物則可明其理躬行約禮誠意正心則可履其事爲翺鳳者以是自勉以率其弟爲鳴鳳者以是自勵以企其兄兄弟篤于知行之正學沉潛玩索勇猛精進勤脩于一堂之上仰追千古之賢至于用力之久積累之深將于身心萬物之理庶幾昭灼無

疑于是體而踐之自人倫之犬以至事物之微靜存
動察皆以一敬而貫乎其間則知焉行焉將兩盡而
可美其身則所蘊者磅礴深厚由是發而爲文辭皆
自所蘊中流出他日試禮闈對大廷文皆有本不但
高第不求而自至又將可措之事業以澤物是豈若
口耳記誦枝葉浮華無本之文止于釣聲名于利祿
者可比哉翔鳳鳴鳳誠不以愚老之言爲迂而用力
于斯則所成就必有可觀而于憲副均期望進學美
身之意亦不負將見斯堂之名可垂之永久矣于是
乎書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哀辭 祭文

愚村居士哀辭并序

愚村居士諱存善姓劉氏世爲江西泰和人居士質
貌魁壘談議偉然在鄉里常斥其有以周人之急充
重然諾尚氣節一出言人卽信服之由是人咸以鉅
人長者稱焉居士家故饒財至元季俶擾群盜公行
剽掠鄉邑苦之居士慨然歎曰大丈夫不能建功立
業垂聲萬世猶當小設計慮保庇一方于是盡散其

財糾合鄉民爲立約束相與戮力禦寇居士旣倡義
人皆愛護室家勇于捍守群盜聞之相戒避去而不
敢犯鄉邑卒賴居士之謀以克全于難于時有司將
上其勞而官之居士愀然曰吾豈以是徼利達哉吾
特盡吾心而已遂固止其事而卒不聞逮國朝平定
四海蒐舉遺才有欲薦居士者甚衆居士曰吾少之
時猶無意于進既今老矣筋力智慮耗矣復何能爲
哉諸君幸相愛使得優游餘日于太平之世幸矣薦
者意猶未已居士乃辭去城郭退居邑南村葺茅爲
屋編竹爲籬決渠以蔬鑿池以魚日與田翁釣叟水
陸上下追攀往來酬嬉歌呼一以愚而自混于俗因
更其村曰愚村而自號曰愚村居士居士雖以愚而
自屏于野然士君子愈賢其愚以爲不可及及居士
卒鄉邑老稚垂涕曰善人長者沒矣吾其何從居士
沒後若干年當宣德二年其孫某以進士第致位憲
僉哀其祖生而祿位不顯于前沒而素行或泯于後
也遂述其事以書來俾作哀辭以發其潛德之幽光
余惟居士早能自立于鄉里散財舉義遏寇保良其
心固已厚于仁矣及時錄其勞而官之而復固止不
從其行又何篤于義邪合仁與義宜享榮名盛福于

太平之世而又堅辭薦達退老丘園蓋其讓而不居
蓄而未發是宜大有以振耀于後嗣也故憲僉公兄
弟連中科甲亟踐通顯居士其可謂不死矣遂作哀
辭以披其行以彰其報以傳于後云嗟嗟居士兮誰
之賢如稟茲魁奇兮德音舒舒惟義是急兮不有積
餘遭時方艱兮鸚鵡嘯呼居士孔悲兮聿良厥圖倒
囊出廩兮糾茲義夫式遏寇橫兮以安里閭事已則
去兮功豈我居澹若無情兮浮雲太虛屬時休明兮
群賢攸趨獨守幽貞兮以辭辟書恬然退處兮惟才
之愚野老爭席兮鷗鳥與徒婆娑水石兮以樵以漁
何積之遠兮其發匪徐賢孫多有兮乃德之符居士
雖亾兮不亾者餘流芬永揚兮原末本初嗟嗟居士
兮名誰可逾

王處士哀辭并序

處士王君友直祖通州三河人世多顯者逮元季兵
作處士從其二兄避地于堯今爲寧陽人處士淳實
君子也早失怙恃移其孝于長故事二兄如事二親
焉長失二兄移其愛于幼故撫諸孤如已子焉蓄而
未發欲推其有于人故賜恤鄉里若已責焉處士旣
行積于中名孚于外有欲以處士充茂才舉者處士

曰凡吾所汲汲者乃任吾性焉耳豈以是釣譽干進哉遂遠迹江湖之上放意山水之間以謝免之及薦者議息乃歸鄉里杜門却掃日以敦行義飭閨庭教子孫爲事澹然無所慕于外由是人皆服其真能安分者而遂弗之強其後處士之長子賢今給事公以科目得鄆陵校官來迎養處士旣至則懇懇以爲人師之難教人所當先爲誨給事公之師道立而克遂成就後學者蓋皆得于處士之訓焉及處士歸給事公後以官滿便道省于家而處士病矣處士雖疾革猶以善道誨諸子而語不及他及卒宗族感處士之撫愛者哭處士如哭親父母而哀必盡焉鄉里受處士之賙恤者哭處士如哭其親戚而傷必至焉給事公旣以禮葬處士又立石以表于墓及服除入朝擢授今職嗚呼處士其可謂有子矣夫人之生也丁亂離之時鮮克保其生者而處士腕亂厄遭理世受子孫之養享太平之福者四五十年是則處士生無所歎也世之人或多行不義至于玷身壞名者而處士力于爲善克享天年終于桑梓安于窳窳是則處士沒無所愧也人之子孫或不能顯揚其親至于親沒未久而遂泯泯無聞而處士有子若給事公旣表其

行義于墓次方且汲汲求名公文士之著述以發揚
處士之潛德于無窮是則處士雖亾無所憾也嗚呼
處士其可謂不死矣雖然自處士觀之始終皆可以
自足而給事公方駸駸于榮進思欲更以所得之大
者以奉處士而固已無及則其抱終天之戚曷有窮
極也哉余遂作哀辭以述處士之行以慰給事公之
悲以傳之久遠云若有人兮稟朴專承頓則兮蕙清
源生草昧兮歷屯艱徙儒刊兮室家安時休明兮尚
盤桓篤孝愛兮行實繁聞譽洽兮來薦言徼利達兮
吾豈然賦遠遊兮溯江邊陟嶽峯兮弄潺湲倦游歷
兮乃言旋桑麻圃兮松菊軒掃軌迹兮門常關篤義
方兮謹大閑子翹翹兮乃儒官來迎養兮遂承懽悉
誨語兮謹師傳樂未究兮返家園乘清氛兮乃大還
卽窀穸兮卜高原風蕭蕭兮白日寒鳥獸鳴兮愁空
山林木悲兮凋蒼顏石峩峩兮表新阡發幽光兮潛
德音子黃門兮感終天養不滿兮涕洟瀾嗟處士兮
人所賢善日遠而日邈兮是亦可攀

朱孺人哀辭并序

朱孺人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朱公則女之妻監察御
史朱鑑之母孺人世襲衣冠詩禮克服訓典允就柔

嘉反歸朱氏雖弗克遠事舅姑而能助其夫竭誠于
祀事以至處外內親黨疎戚莫不中度雖嫁久而尤
不忘父母誠孝所感盖有異云孺人方盛年而已失
其儷乃能苦節勞心自力于衣食教其子曰鑑曰鑄
皆有成立而鑑卽監察御史也鑑旣致身清要遭逢
國家舉推恩之典勅贈御史公以及孺人時御史公
雖久逝而孺人尚安好無恙鑑得請歸時爲孺人榮
而孺人亦逝矣嗚呼孺人爲女爲妻爲母各有法式
雖早罹艱屯而晚得享福孺人以及御史公皆可無
憾哉鑑旣襄大事求爲之辭辭曰有淑孺人兮德音
孔嘉胚胎前光兮歸于其家誠孝振聲兮行淡邇遐
所天云亾兮矢德靡暇勤躬教子兮蘭茁其芽有降
自天兮龍光賁加奄逝滔滔兮悲曷有涯辭以慰哀
兮孝子其柰何邪

祭文

告土神文

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曰曩爲先考教諭某卒于官
次家遠不能卽歸于先塋而旅厝于是實賴坤幽之
德是保是庇今將遷柩西歸謹薦廢品用伸報祭

遷柩告先考文

洪熙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孝子某謹以牲醴頓顙
流涕告于顯考教諭府君之靈曰自尊容奄違人世
九月于茲感時敘之變遷涕五內而興悲暴以倉卒
未卽歸葬遂權厝于濟水之涯逼側浮淺實非神靈
所宜今以吉日謹啓攢窆返柩于故山之陔敢告

祭先塋文

維宣德二年歲次丁未十二月甲寅朔二十五日戊
寅孝孫進士薛瑄敢昭告于高曾祖考考妣之靈曰
嗚呼惟我先世宏大深厚積善衍慶以庇蔭我後人
是以藐末不肖得以蒙其福澤由進士以發身逮茲
朝命屢降將拜辭先壠而恭覲紫宸區區松楸之戀
哀貫衷曲敢因薄奠以僭陳惟我先世幽靈冥德昭
昭不昧者其尚鑒茲懇勤

祭王侍御文

宣德四年十月初十日友生監察御史薛瑄謹以鷄
酒之奠致祭于年契侍御王公尚文之靈曰惟公中
州英俊夙已有聲鄉試春闈實忝共登奉命南旋並
舟話情再會梁苑懷抱瀉傾一別九載育信罕通君
登栢府可謂顯榮清亮詳雅人無間稱我忝同列有
事湖荆君時南按睽違莫逢將調旋歸接武大廷孰

知一逝遂隔幽明今茲便道官船暫停殺雞沽酒以
酌旅封君如有知其尚鑒衷

祭王太守文

宣德四年歲在己酉八月乙亥朔二十一日乙未友
生監察御史薛瑄謹以時羞清酌之奠致祭于武昌
太守王公大惠曰嗚呼惟公質朴忠信蓋出于天處
心制行率由自然在卑不競在高不驕風紀清峻人
視侈焉公任惟久畏慎乾乾卒遠尤悔名祿以全及
秉郡符操持愈堅臨事不撓有嚴有寔武昌繁劇剗
治實難公爲數載屬邑晏安承接中度交口稱賢方
冀遠騁胡不少延惟我與公年齒絕懸公不有挾交
好篤專昔主公家留連半年乃傾囊橐沽酒割鮮放
懷許與揮毫成篇久別一會笑語蟬聯孰謂茲來明
幽永捐進拜旅柩公不我言風飄總帷塵凝几筵追
念疇昔有涕洟瀾返視何日令子在前義當匍匐愧
因職牽有負交道中情曷宣文以自攻酒寫忱悃惟
公有知其尚鑒虔

沅州禱雨告神文五首

維宣德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薛
瑄謹齋沐以瓣香告于城隍之神曰今茲之歲自春

徂夏雨暘以時稻之早者已穗而可獲矣而晚稻山
田之類尤多皆焦然困于秋雨之愆期重念小民皆
賴是以爲生若悉稿死則國之租稅神之粢盛尚無
以給又何免私室之寒饑惟國家之所以棲神以宇
祀神以時者以神能保庇一方之黔黎逮茲旱虐日
甚民懸懸有望于神而神之聰明胡不聞知御史來
按是方敢以誠告神其無爽明靈膏雨賜以時施謹
告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明
山之神凡山之高大表爲一方之望者爲其能興雲
雨也明爲沅之傑然挺出荒服以神爲之主也宜乎
祀典代承而莫敢去也逮茲秋旱爲虐禾將盡稿而
民無以處也神司膏澤胡吝不與也御史緘誠遣告
神必惠然許也玄雲勃興斯頃雨天宇也四野大穰
欣欣歡子女也民獲報祀進牲醑也吹擊管鼓式歌
且舞也御史當侈神之名播中土也尚饗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判官周恢謹以清酌之奠告于
英顯林公之神惟神血食茲土往必有功其靈莫測
潛于化通沅旱秋甚百穀悴容神鑒在下胡不憫窮
窮莫之繼百需曷供御史來按敢有不公不公降罰

民實可矜雨則時賜俾世其承母作神羞急急如律
令

維年月日謹差沅州衛經歷岑團以清酌之奠告于
漢車騎將軍張公之神曰赫赫炎靈之四百率土孰
非其臣子自東都之政不綱致四海之流橫潰時豈
無智謀之奇才而皆違恤逆順之至理獨將軍之先
後數奮忠勇而劾之以死雖千古而名亦長存聞者
孰不爲之興起彼奸雄之擾擾于一時遺臭至今其
未已固知是非之定于將來豈有力者之所能彼此
相陰陰有肅之叢祠臨宛宛東流之沅水在祀典昭
然而有稽豈荒怪淫昏之可比茲闔境之雨澤愆期
特致詞而析以清醴尚饗

維年月日差知州李果以清酌之奠告于城隍等神
曰聞者秋旱爲虐一何極也是用有祈于群神群神
聽果不惑也有雲鬱興一雨沛三日也晚稻將稿神
賜以實也山稼將枯神賜以粒也小民將饑神賜以
食也百用將竭神賜以給也官宜卽罰神賜以釋也
凡百有心感神德也何以報神選肥潔也詞以侑之
神來格也神惠其繼之承事永無斁也尚饗

祭戶部惠員外文

維年月日監察御史薛瑄謹差戶部辦事人材趙福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尚書戶部員外郎惠公之靈曰惟公渾厚敦朴狀貌魁然加以學識文質幾全久游庠序累陟地官宦成年臺有榮無愆瑄以後進獲陪周旋欵我旨殺悉我誨言交雖未久情則甚專茲南于邁惠問其先謂將促膝以窮素歡孰謂一疾遽爾永捐哀聞甫及悲心遙懸敬遣微奠寓詞楹前公識不昧其惟鑒虔

辰州府告神文二首

維年月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薛瑄謹以香燭告于城隍之神曰國家之所以立祠宇脩祀典俾所司行事以時以飭者以神能福一方之民而除其所疾苦也今年夏是府境內不雨者殆逾旬月山稼將盡稿死而下田亦無以成實若更十日不雨則百穀將盡國賦無以供生民無以食神之牲醑亦無以給民之疾苦莫于是乎極御史雖愚無知猶動念于懷豈以神之聰明而不加恤抑長民者之弗告邪果神有待而匪亟也御史來與神言早已甚矣神其導迎休徵沛布時澤除去厲虐化為豐碩則一方侈神之威感神之德神饗厥報為無忝而民之事神亦無斁尚鑒

維年月日監察御史薛瑄謹差辰州府同知余存諒
告于漢伏波將軍馬公之神曰公生爲名臣沒爲明
神是皆一念忠誠之鬱積夫豈聲音笑貌矯僞者可
得而比倫御史少讀公傳見公行事磊磊落落嘗偉
公之爲人及領節南按乃得拜公像于壺山之陽瞻
公廟于辰水之濱屬茲辰境夏旱百穀將稿民用憂
幸御史平生以正直自處豈以是而濫禱于淫昏獨
念公之忠賢爲祀典之崇重其精爽烈烈固宜與山
川之氣流通而常存是用敢以旱告詞以侑禋公其
妙運化機大雨茲上以濯辰人之焦槁以慰御史之
懇勤尚鑒

代陳御史作焚黃文

維年月日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陳詔謹以清酌之
奠及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勅一通告于考監察御
史之靈曰考以孝弟謹厚之行特達敏絕之才爰自
國初蒐舉遺逸弓旌之聘貴及丘園靈時歟起應召
歷官雖止佐邑推心遠大以故隱德餘慶是蘊是崇
是徂是施被及我後人休者廣矣而男詔以孱愚之
資荷生成之力克勤克瘁以育以誨考業邑庠發身
科目遂任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實有風紀之榮每

念音睿悟發寤歎逮茲三年遭逢聖天子以孝治天下率祖宗之憲章舉追榮之盛典以謂人臣之盡忠于國者蓋必有教于其家寵光之施及其身者又必上延于其始由是推恩以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之秩贈及先躬以孺人之命命及今夫人恩浹幽明慶兼存沒是皆先德之懿所致其曷敢忘謹以前勅一通用仲告祭若 聖天子褒嘉之意則具載于訓詞尚饗

祭賈昭司訓文

正統三年三月初二日山東按察司僉事薛瑄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司訓賈公之靈曰昔遊單懷交契最密德音相酬經義與析其權甚焉無間朝夕我丁先憂返葬河北大雪隆冬泣別沾臆契濶幾年寒暑屢易中得一會暫語往昔為將他年數展良觀寧知生死遽爾永隔茲叨憲節部有所歷道經貴居公已寔安市酒是治隻鷄是炙奠雖云薄情則孔極公鑒余衷其不有識

祭刑部侍郎曹弘文

正統四年正月日山東都布按三司某官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行在刑部侍郎曹公之靈曰惟

公發迹秋官陟于亞卿奉命巡撫江淮山東持身庶
謹臨事寬平民感其惠吏服其公連數千里熙然以
寧得人委任惟國之明方茲賴仰一疾俄傾謹遣薄
奠以達哀誠尚饗

祭魏希文文

維正統四年歲次己未閏二月十八日山東按察司
僉事薛瑄以清酌之奠致祭于友人魏希文之靈曰
於乎希文好古信道力慕聖賢顛沛困阨心不少遷
憶時永樂俱客玉田始獲君友我惟少年君不有挾
惠與周旋我卽君室至夕乃還君來我屋竟日留連
相與誨告皆古格言乃開我愚乃啟我頑往復十載
交道篤焉逮我別去君心如煎徒步送我握手拳拳
逾三十里解袂長歎寧知一別幽明永捐今來君里
密水萊山俯仰疇昔中情慨然問君妻子旅食寒單
仁者有後其不有天欲尋君窈道里隔懸遙設一奠
君其鑒虔尚饗

祭王素亨文

正統四年九月十九日友生薛瑄謹以清酌之奠祭
于王先生素亨之靈曰忝接交游實篤古道十餘年
間箴誨懇到任自湖南抵宿展好中失良朋德孰我

造久要不怠敢違聖教聊薦菲儀辭以申告

祭少師江時用母夫人文

某氏太夫人之靈曰惟靈生于茂族歸于名門內範
有自懿德斯存高堂安其孝敬中闈底于肅溫在配
君子參大藩而資其內助貽教厥嗣官少師而種其
慶源夫何命服在躬方享全福而大化遽及歸于九
原悲傷貫其宗姓惻愴動于里鄰令子旣奉命而奔
其哀計所司復準式而營其壙墳掩幽堂之石以銘
德樹隧道之碑以刻文存沒榮哀誠鮮與倫某等忝
與令子接迹朝紳並陳誠以致奠庶有格于几筵尚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碑

漢伏波將軍馬公廟碑

古有功盖于一時名垂于後世享生民之祀于無窮
者豈非大丈夫抱非常之材識本之以忠誠行之以
悠久而有以通神明貫金石達古今而無間者乎漢
伏波將軍馬公援天與魁奇器識宏邁當漢統中微
新莽竊命四海橫流之日乃遠迹邊陲混身田牧時
人弗之識也獨其兄况謂曰汝大材當晚成且良工

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公亦嘗曰大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公之所立罔已見于此矣及其盡散財蓄志清時難邀遊隴蜀擇所適從知崛起草竊之徒皆酣豢富貴于一時不足以計安生民于萬世也遂謁光武于洛陽一見之頃卽以恢廓大度同符高祖稱之因委質臣事効忠戮力以匡復漢室若聚米之開示山川銅柱之威服殊俗皆公之奇謀偉績其他蕩除戡靖維調贊翊之策尤多中興之功公無與讓及天下底定朝廷清明雖剖符受封爵列五等榮寵並極而公不以是自佚嘗奮不顧身志欲効死邊疆以盡臣節及武陵蠻擾邊公遂請行兵至臨鄉蠻卽摧破師次壺頭伐功未就而公卒先是有以兵事聞于帝者時遣來監軍之人素有憾于公及至軍而公已沒遂厚加誣毀以快其讒而薏苡之謗亦興焉嗚呼若公之所立卓偉奇特駕一世之橫驚擬百代而獨出猶不免巧夫之唇舌他尚何言議者又以不從充道而從壺頭爲公失計夫曠日老師而費糧與捷徑出奇以制勝二端利害甚明而公之慮審矣設使如或者之言從充而進又安能必保蠻寇之無齟齬乎是又不得爲公失計也夫以宗均之常才矯

一節以入群蠻猶足以致其震懾來服若公少緩死
常有他策以致蠻矣又豈云云者所能測哉夫其韜
晦自養散財濟難公之大志也鄙斥奸豪獨歸真主
公之大識也奇謀勇烈光輔中興公之大功也不懷
宴安以死勤事公之大節也世之人臣四者有一焉
猶足以名當時而垂竹帛公乃兼而有之而又本之
以忠誠積久之心宜其功蓋一時名垂後世而血食
無窮焉向之謗者風休電滅漠無蹤跡曾何損于公
之忠賢哉今辰卽五溪故地距公沒垂千年而野夫
女子猶知道公之威名在在有廟以祀公斯又足以
見忠義之感人心不以有今而有間也我皇明大猷
群神公廟之在辰者獨登祀典有司以時行事無敢
怠弛人有水旱疫癘則禱焉廟故有亭或以爲神出
遊之所址存而亭廢辰人合志興構并他屋宇門墻
之弗治者悉完理焉余少讀公傳嘗壯公之爲人及
往來武陵江中親見所謂壺頭山者壺頭距辰水行
可一日至彼亦有廟而脩祀事于辰者便于人之瞻
依云耳廟亭旣圮余遂刪耶公之大節俾辰人刻之
并系以詩曰矯矯馬公惟志之偉志在功名氣不少
萎資堅老壯公言則然懷奇蘊朴罕識其賢雲乎鬱

雷乎震震紫色揮聲炎輝斯燼公晦于時爰牧爰
畜鸞氛九縣顧瞻安之曰述曰囂狼貪豕飽鄙不少
留聿求漢道來覲真主應對䟽通謂帝大度高祖則
同遂委臣質遂効臣節聚米討羗悍虜蕩越四方底
平人懷安娛公不晏佚許國以軀涵涵武陵蠶蠹雜
種梗化撓邊負險恃勇公曰茲役老臣馳驅堅請于
行秉節舒舒不驚不亟既安且式試兵臨鄉蠻即摧
辟扼于壺頭匪公之充天少頃假孰測厥猷公雖沒
世因則厥事乃招乃來群蠻無貳云胡巧失讒言朋
興豈不暫翳事久滋明迄茲千載有顯愈赫名徹聽
聞功載史冊壺山之南辰江之滸公蹟如新公廟惟
古逮我皇明祀典秩申行事以時委在守臣惟公忠
精厥德不莛疫癘旱澇應求如響民感公惠欽服國
章廟亭完構其敢廢荒乃圖永久乃磨良石我纂其
詞爲示無極

絳州大成廟碑

臨川王汝績以儒官陞知山西之絳州始至進謁大
成至聖文宣王顧瞻廟貌庳陋年久桀廟撓大懼
弗恭明祀及荐更釋奠薦獻周旋迫于狹隘且風雨
穿漏不足以揭虔安神益深悚惕遂下北山之材聯

爲巨筏順流而至擇土埏埴瓦甃完堅百用具備衆
工齊作撤去腐壞易以新好廟舊以間計者三廣而
爲七厥制崇高峻整宏濶深邃巍然當座聖像益尊
顏曾思孟四公作配十哲位次序列左右禮殿旣成
改作從祀賢儒兩廡而擴大之門宇堂齋率皆壯麗
深廣克稱頌宮之度工旣訖功釋典備禮儀之盛士
習有絃誦之勤風化之美延及民庶汝績乃進諸生
而告之曰昔周元公有言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
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我聖朝所以極尊崇之禮天
下通祀而罔間內外者其不以是與惟是絳學祀典
人材所關汝績大懼學政墜弛有憊爰憲是用協力
一新財用民功皆國家有所興事底功惟祇若崇祀
育材之意而已茲茲有成誠不可不知所自爾諸生
考業于斯師法先聖當以唐虞三代學校士習自勵
勿以俗學詞章聲利出其心尊道統之正黜百家之
非居仁由義竭忠盡孝庶幾身有古人之學才爲用
世之良斯實聖朝建學之意諸生旣旋唯而退學正
劉章等遂以其事來徵文將刻之石余謂汝績能新
廟學以祀神育才而不自以爲功又勉諸生以正學
是可書也爲之銘曰惟茲廟學爰始爰作厥制陋庠

禮儀靡度亦窘風雨圯漏弗支神罔攸格士習以嬉
時維汝績文儒是職有蘊有施潭潭秩秩適求民牧
陟俊拔充大廷有命來守郡符守來自東人士咸喜
不以崖威而尚豈弟進謁先聖廟貌罔稱退謀厥役
靡安靡定遂鳩群材遂興陶埴百工猷巧齊心一力
撤舊益新丹堊黼黻翼翼禮殿有赫斯崇周廡堂齋
悉廣其宇神有安士有常處工告訖功汝績有云
茲惟成憲祇命在臣乃進多士敢有誠告師是聖賢
篤茲正道明辭適用允罔不休高視萬古忠賢可述
彼哉俗學實頗實側治已治人鮮不爲慝惟順所始
惟端所趨舍曰無知不有聖謨士感守言匪獨我惠
神人具依守無我替乃纂其事乃來微辭麗牲有石
刻以永垂

永壽縣大成廟碑

乾州之永壽縣實古幽州之地縣學大成至聖文宣
王殿創自前代我皇明混一寰區首崇儒教大詔天
下建學立先師廟俾所司以時致祭毋俾廢怠于時
宣聖殿以及兩廡固嘗新理之然歷年既久漸迄敝
漏及剝始之際又卑陋不足以展禮事神今縣令山
西高平郭質以鄉舉發身來知是縣始至進謁聖廟

瞻顧大懼無以仰副國家崇明祀育賢才之意返而
卽欲興脩然以邑民僅千室力單財寡所需之物無
自出遂行視縣城內外遠近官宇園塹隙地得數百
畝督令有役于官者假借耕具給與種子俾以時種
獲其間積凡三歲得穀麥若干斛復借民車輪至咸
陽渭水之次易木以歸且先于農隙時以餘穀僦工
埏燒瓦甃覆蓋墁飭諸物百用既具乃于天順元年
七月吉日洎其丞馬騏典史宋準協心鳩工興作擴
舊大成殿三間爲七間兩廡舊各五間今俱增四爲
九以至戟門櫺星門神厨神庫次第改作之皆高廣
壯固有加于前始事于是月某日訖功于次年七月
明倫堂兩齋生徒退習之室功力小而先已葺脩獨
殿廡神宇鼎新之功爲大于是教諭薛澄訓導安廣
進諸生而告之曰惟是廟學因循敝漏者數十年矣
今郭令以學古入官之才于爲政知所重雖居小縣
民寡事務叢劇之際能出謀儲用不勞民力不取民
財而克底廟貌之成高廣嚴翼有盛于昔以及他宇
亦皆葺理事神育才咸盡其道實有以仰副國家崇
重儒教之意雖古良有司之興學者殆無以過之夫
令之有善政不可使無聞于後世乃具其事之本末

遣生員張俊岳凱來求文于予將刻諸石以示永久
爲之銘曰惟此永壽惟有廟學十百其年爰始爰作
或度孔庫或宇寢隙神不顧饗士荒于嬉有令學古
式臨茲土乃沐于心乃惕于觀顧茲小邑式寡于丁
瞻言興之孰資于成我思其方有田斯植乃耕乃耘
有年有積輸之百輛清澗之涘以有貿無萬木委止
工敵其巧人執其勤廟庶改作撤舊益新葺理之思
爰及百宇神祀孔彰士有攸處師曰斯役惟令之功
欽服國典教道日崇不有纂述將泯其實我銘是求
勒示貞石

濟南府重脩舜廟碑

有大聖人之道而功被于天下萬世者固宜爲天下
萬世之所崇奉如濟南府之有舜廟是已舜耕于歷
山史記以山在河東今濟南府歷城縣亦有歷山故
後人因以立舜廟焉夫歷山之地不足深辨獨舜以
大聖人之道功被天下萬世人得而知之則濟南立
廟以致崇奉者夫豈過哉正統初瑄以菲才濫官山
東憲司嘗進謁廟下因追仰聖道于數千載之上今
去濟南垂三十年矣方以老病退居河汾山西憲使
王允郡人也以書來曰吾濟南設有舜廟歷年滋久

木瓦腐漏殆不可妥神揭虔天順二年都察院左副
都御史年富巡撫山東因謁神廟見其圯剝之甚退
謂藩臬官僚曰舜大聖人也是郡之人旣立祠宇以
致崇奉而乃弗治如是幾于慢神矣蓋圖所以新葺
之于時歲值少豐不可興事又二年爲天順四年歲
旣連稔民生亦紓于是都憲洎藩臬以濟南知府陳
銓才可集事俾董其役銓量材計工皆取之帑餘在
官而民不知擾自殿寢廊廡以及外門次第俱新宏
廣壯固皆有加于前時且擴其隙地繚以周垣樹以
名木幽邃清肅允稱神栖始事于是歲之正月踰月
而工訖由是官民小大咸懽瞻依斯役也實乃崇奉
聖神而有關於世教不可無辭以紀其事敢丐文俾
刻之石以垂諸後瑄因念數十年前旣嘗謁聖廟而
追仰聖道今茲之舉固宜有言夫舜之所以爲大聖
者以其爲人倫之至而精一執中乃萬世道統之源
禹湯文武之君臯陶伊傅周召之臣孔曾思孟以及
周程張朱之聖賢雖行道明道之功不同而其相傳
之法實皆邈其流是其功被天下萬世者曷有窮極
哉今聖朝方以有虞之道治天下薄海內外咸底休
風然則是廟之新匪徒崇聖道于往古實有以仰若

聖朝爲治之意是誠大有關于世教也遂書其事俾刻之

東嶽泰山廟重脩碑

東嶽泰山之神故有廟在山之陽朝廷有大典禮大政務則遣使告焉廟屋歷年既久類多圯漏弗治先是守臣嘗奏請脩建而未克底完天順己卯泰安州復以其事達之濟南因以上請詔允脩葺于時都憲年公富方議興役而去左副都御史賈公銓繼來巡撫乃洎巡按藩臬協議旣擇有幹幕職以董其役復俾濟南知府陳銓月一往以綜理焉銓始至泰安州以謂脩葺嶽廟所以祗若朝命致謹大神然尤當以省民財重民力爲本財匱民疲事亦非可因詢及守廟者具言數十年所積禮神之物甚富遂遣人持市木之巨細與其他脩屋之不可缺者及旣合而匠役皆在官之人而農民不知有役銓旣綜理有法董役者亦因其意不亟不徐功日就緒始事于天順庚辰秋七月次年辛巳春三月訖工殿宇周廊門觀繚垣悉皆完治不陋于前不侈于後咸願刻石以紀其事山西按察使王允濟南人也因以書來求文于瑄惟孔子有曰必也正名乎夫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其理一也然則祀神之道其可不以正名爲先乎如
嶽鎮海瀆其在古昔帝王之世皆以名山大川稱之
初無封號之加蓋以其爲天地儲形萃秀神氣流通
能興雲雨以惠物能出財用以濟民故雖載在祀典
而不可加以封號自前季以來道學不傳幽明之理
不明于天下邪誕誦妄之說日作于是有封五嶽爲
王爲帝者有封五鎮爲公者有封四海四瀆爲公爲
王者而又各加以美號夫嶽鎮海瀆其形峙而流其
氣神而靈古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而乃崇其
號人其神名旣失正神豈顧享洪惟我太祖高皇帝
定有天下之初卽稽古祀神之典乃頒大明詔旨于
嶽鎮海瀆諸神曰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
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瀆禮不經莫此
爲甚今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
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仰惟詔旨所載大洗前訛隆
復古制其所以達幽明之理嚴上下之分允宜表正
斯世垂法將來而爲萬古不易之大典孔子所謂正
名者于斯見之猶歟盛哉今東嶽泰山之神爲衆嶽
冠聖朝旣正其名秩其祀而廟有弗治又俾所司以
時脩葺而巡撫憲臣洎藩臬得綜理其役如銓者不

竭民之財力而克底完新皆可謂祇若朝廷之丕休
顯命而致謹于大神者矣遂序其事而銘之曰一理
宰幹二氣互根清淨無際濁墜斯存柔行剛峙川洪
嶽尊惟此泰山造化鍾萃龍從太虛磅礴厚地匪魯
邦瞻實衆嶽最其蓄罔測其施靡量玄雲守石甘雨
八荒功既載溥厥報宜章有廟在陽奉命新葺重臣
是承守臣是職民不匱勞事底完集殿宇廊觀聳立
縈迴高下中度不騫不卑神氣鬱鬱流通在茲昔古
山川明祀有體夫何前季封號荐起儕嶽于天茶三
公禮逮我聖世道復古隆斥絕僭誕率循大中嶽鎮
海瀆悉正其名惟岱宗神神稱允格迄茲有役咸願
石刻述理纂辭以示無極

韓城縣重脩學碑

韓城卽古之韓城襟帶梁山大河爲今陝右大邑邑
學大成至聖文宣王廟及學舍創建旣久皆有弗治
處河南湯陰王鼎以貢士來知縣事旣勤庶務尤重
學政自大成殿以及兩廡神門神庫神厨有圯漏者
悉完理之重作明倫堂東西齋俱增舊兩間擴明倫
堂後地作退堂一所生徒退室悉脩葺焉土木蓋瓦
級磚繪飾壯固鮮彩經始于天順五年正月至八月

文獻卷之二十一
一
訖工廟學既新又申舉教條以勵生徒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乃來求余文余惟爰自隆古神聖御極未嘗不以學政爲先蓋以人之性出于天而性卽理理無不善其氣質則有清濁之異故不能皆知其性之所由而全之以復其初聖神君師億兆必施治教俾氣質清濁不齊者皆有以變化之而復其性若唐虞之司徒典樂夏商周之庠序學校皆教人之政也是以當時治化人才極其隆盛時至東周學政不脩有若孔子之大聖雖不得位以行其道而其教人之法曰仁曰性與天道之類則皆本于復性故顏曾思孟者

宗其教而與乎斯道之傳及孟子沒性學不明漢唐間雖或建學立師而教人之法則異乎古矣至宋周程張朱真儒繼出大有以發揮堯舜三代洙泗教人之法雖亦不得施之學政而性理以之大明我皇明統一寰區大興文治內自國都外薄四海莫不建學立師其學政則純用聖賢教人之法治化人才之盛聿追隆古夫豈漢唐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列聖相承咸重斯道數申敕天下以時脩舉學政勿俾廢弛今韓城王尹祇若上命克舉學政如此爲生徒者其深體聖朝隆古教法究濂洛關閩之學以上邇洙泗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必由經以窮理窮理以復性
爲臣盡忠爲子盡孝與凡職分之所當爲者無不盡
斯于人才風化有裨于萬一而于王尹之興學與有
辭焉于是旣叙其事復詩以系之曰惟梁有山惟邑
有韓韓城之學王尹是完完之伊何蓋瓦棟宇神有
妥棲士有息處釋奠考業旣飭且釐媚學之子惟道
是資道融於穆曰命曰性性該萬善全昇神聖神聖
在昔極建教敷唐虞肇迹典樂司徒延及三代教法
隆備聖賢相傳千載一致蓋人之稟理一氣殊明誠
兩盡斯復其初夫何前季性傳晦昧學名則同學實
非是逮我皇明道際嘉亨學建內外復性是崇茲韓
之校有成斯役磨石纂辭以勗無斁

蒲州廟學重脩碑

蒲州儒學著令釋奠大成至聖文宣王仲春仲秋上
丁凡一其弟子以及歷代有功于聖門之諸儒皆配
饗從祀于殿廡焉廟後列堂齋爲生徒講習之所事
神育才各有其宇然或敝于久或缺于初皆學政之
不可緩者今徐守孚浙右台之黃巖人家世業儒旣
由庠序中鄉舉游賢關歷事春官于神典民政熟于
講聞及來知是州凡政事先後次第脩舉因進謁大

成殿庭以大成門東西廡神庫神厨牲房皆事神之
宇大成門歲久穿漏乃葺而新之兩廡迫隘不足以
周旋禮節遂擴增其楹數復外爲周廊以障風雨神
庫等屋悉加脩治生徒雖有講習堂齋籥之退息之
室因剗增號房數十間又樹扁學門以壯觀仰其材
皆儲之于素匠役取之在官民不知擾而役底于成
始事于天順四年月日凡幾閱月訖工于是神宇學
舍巍然莫不峻整又訪郡之先達可爲鄉先生者尸
而祝之以勵後進師生樂其崇學好禮而役之成也
咸願有辭以饒諸石乃來求記余惟古之學政考之
載籍可見已蓋自夏商周以上之教法皆可以復人
性之善孟子所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者
是也漢唐歷代雖或建學而道學不傳又爲異端雜
術所淆而知以復性爲教者鮮矣至宋道學復明朱
子序大學有曰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如唐虞司徒之
職典樂之官以及三代小學大學教人之次第節目
皆所以復其性故又曰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
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悅焉以盡其力者此
也洪惟我天朝道隆前古治底文明內外建學其所
以育天下之英才者皆以復性爲教故凡五經四書

小學性理書自周張程朱之說以達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之道學校之講學者既一于是科目之取人者亦一于是推之禮樂政治者莫不一于是是以學政粹然一出于正而異端雜術不得以淆乎其間豈漢唐歷代之學而鮮知以復性爲教者之可擬哉今徐守旣克舉學政諸生瞻依宣聖諸賢之廟廡有所興起必由所謂五經四書小學性理諸書周張程朱之說以求古聖賢之道以求復其性以追古俛焉盡力之君子庶幾于學政有實效矣于是旣序其事而復繫之以詩曰惟此蒲學守克新之新之伊何道化在茲有神之宇靡不完葺有士之居靡不增立春秋釋奠禮必虔誠朝夕礪琢業必專精于道自天全昇神聖繼天立極治教斯盛昔在唐虞典樂司徒三代法備學則有區區以小大慮百致爰究其歸復性是極延延鄒魯心法相承曰命曰性一以貫通孟氏往矣正緒邈絕術裂多岐理難同轍永儒勃興道統是接皇明運泰道隆古先學建內外正教是宣其經有五其書有四性理真儒發揮詳至于以表章于以作人人知復性化底熙淳茲類有政政旣理治勗哉明誠聲實永世

安邑縣脩孔子廟碑

皇明定有天下之初卽隆古聖王之學政設國子監郡縣學廟祀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及七十二子凡先儒有功于聖門者亦皆從祀廟庭選師儒以育天下之英才由是學政大備于內外列聖相承咸重斯道今皇上治洽重光尤重教事近年復申命憲臣分督天下學政天順七年二月解州之安邑知縣事楊馨乃祇若上命以孔子大成殿及門廡皆歲久圯剝弗治遂集匠役量工興事撤去棟桷之腐壞者悉易以美材蓋瓦亦埏埴堅緻以至繪彩無不完飭又一

新聖賢之肖像旣以是月興役不亟不徐至八月工訖師生洎邑之耆庶雜然相與言曰是役也實楊令祇若上命克有成緒不有所紀何以示後遂來求辭將鑿諸石余惟學政之崇卑實關世道之隆卑三代學政崇而世道崇固無間然漢唐歷代亦皆以崇舉學政饗國長久惟若秦之廢學政焚詩書其效可見我皇明建學純法隆古旣正聖賢之祀典教人之方則自周子張程朱子以上邇孔顏曾思孟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復性爲先明倫爲本而異端雜學皆不得以淆乎其間是其學政又非漢唐歷代可

擬今以安邑一縣楊磬能舉學政觀之則自畿甸以
達方岳爲守令者孰不祇承德意以各舉其學政而
天下之英才被朝廷教育之恩陶聖賢禮義之澤皆
將以正學自勉古人自期思有以培植國家之洪祚
于億萬斯年之久世道之隆足以遠追三代矣楊磬
陝西靈臺人丁卯舉于涇政有能稱學政充其首者
故咸願有紀遂次第其事復系以詩曰惟此清廟聖
賢是栖繇歷歲久圯剝弗治皇有大命俾時葺理凡
存守臣孰不悚靡楊令安邑惟祇惟承乃作周廡乃
新大成爰及門宇無不崇舉有翼棟梁有堅甃礎延
于尚像聿克就新高宏儼肅允稱典神濟濟士子爰
瞻爰止學仰正傳人倫天理有造其德進釐百工罄
竭忠蓋仰蒼盛明匪圖榮肥式篤仁義庶學有光垂
實永世

文獻公輯武王克商後之二十一

聖方岳為守令者孰不祇承德意以各舉其學
天下之英才被朝廷教育之恩罔聖賢禮義之傳
所以正學日勉古人自期思有以培植國家之
千條萬劫年之久世道之隆足以遠追三代
陝西聖聖人下則學于禮政有能稱學
實永世有紀述其功其事後亦以詩曰
爾忠蓋也蒼盥即通圖榮凱
爾學也學也五野人倫天聖
下尚勳華京諒諒高志
爾典爾齊士千

